

白話孫子兵法讀本

葉玉麟選譯



廣益書局刊行
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新三版

白話
譯解

孫子兵法

洋裝二冊

定價十四元

校勘者

葉 慧 曉

出版者

廣 益 書 局

總發行所

廣 益 書 局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

廣 益 書 局
上海福州路

白話
註解
孫子兵法目次

卷上

始計篇……………一

作戰篇……………三四

謀攻篇……………五四

軍形篇……………八七

兵勢篇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虛實篇……………一三二

卷下

軍爭篇……………一

九變篇……………四五

行軍篇……………六五

地形篇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九地篇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火攻篇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用間篇……………一九八

白話
譯解

孫子兵法卷下

■軍爭篇

曹公曰：兩軍爭勝。○李筌曰：爭者趨利也。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。○王皙曰：爭者爭利得利則勝，宜先審輕重計迂直，不可使敵乘我勢也。○張預曰：以軍爭爲名者，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。先知彼我之虛實，然後能與人爭勝，故大處實。

孫子曰：『凡用兵之法，將受命於君。

李筌曰：『受君命也，遵廟勝之算，恭行天罰。』張預曰：『受君命，伐叛逆。』

合軍聚衆，

曹公曰：『聚國人，結行伍，選部曲，起營爲軍陳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聚國之衆，合以爲軍。

』王皙曰：『大國三軍，總三萬七千五百人，若悉舉其賦，則總七萬五千人，此所謂

合軍聚衆。』張預曰：『合國人以爲軍，聚兵衆以爲陳。』

交和而舍，

曹公曰：『軍門爲和門，左右門爲旗門，御覽旗作期以車爲營，曰轅門，以人爲營，曰人門，兩

軍相對爲交和。』李筌曰：『交，間和雜也。合軍之後，彊弱勇怯，長短向背，間雜而作，

遂乃相擊。』後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。』杜牧曰：『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。鄭司農曰：「

軍門曰和，今謂之壘門，立兩旌旗表之，以敍和出入，明次第也。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，和門相交對也。賈林曰：『舍，止也；士衆交雜和合，而止於軍中，趨利而動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軍門爲和門，兩軍交對而舍也。』何氏曰：『和門相望，將合戰爭利，兵家難事也。』張預曰：『軍門爲和門，言與敵對壘，而舍其門，相交對也。或曰：與上下相交和睦，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。故吳子曰：『不和於國，不可以出軍；不和於軍，不可以出陳。』』

莫難於軍爭。

曹公曰：『從始受命，至於交和，軍爭難也。』杜佑曰：『從始受命，至於交和，軍爭難也。軍門謂之和門，兩軍對爭，交門而止，先據便勢之地，最其難者，相去促近，動則生變化。』據通典補杜牧曰：『於爭利害難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自受命至此，爲最難。』張預曰：『與人相對而爭利，天下之至難也。』

軍爭之難者，以迂爲直，以患爲利。

曹公曰：『示以遠速其道里，先敵至也。』杜佑曰：『敵途本迂，患在道遠，則先處形

勢之地。故曰以患爲利。』杜牧曰：『言欲爭奪，先以迂遠爲近，以患爲利，誑給敵人，使其慢易，然後急趨也。』陳皞曰：『言合軍聚衆，交和而舍，皆有舊制，惟軍爭最難也。苟不知以迂爲直，以患爲利者，卽不能與敵爭也。』賈林曰：『全軍而行，爭於便利之地，而先據之。若不得其地，則輸敵之勝，最其難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能變迂爲近，轉患爲利，難也。』王皙曰：『曹公曰：「示以遠速其道里，先敵至。」皙謂示以遠者，使其不虞而行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。』何氏曰：『謂所征之國，路由山險，迂曲而遠，將欲爭利，則當分兵出奇，隨逐鄉導，由直路乘其不備，急擊之。雖有陷險之患，得利亦速也。如鍾會伐蜀，而鄧艾出奇先至蜀，蜀無備而降。故下云：「不得鄉導，不能得地利。」是也。』張預曰：『變迂曲爲近直，轉患害爲便利，此軍爭之難也。』

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，後人發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計者也。

通典知上
有先七非

曹公曰：『迂其途者，示之遠也；後人發，先人至者，明於度數，先知遠近之計也。』杜佑曰：『己外張形勢，迴從遠道，敵至而應，爭從其近，皆得敵情，誑之以利。』據通典補李筌曰：『故迂其途，示不速進，後人發，先人至也。用兵若此，以患爲利者。』杜牧曰：『

上解曰：「以迂爲直，是示敵人以迂遠。敵意已怠，復誘敵以利，使敵心不專，然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故能後發先至，而得所爭之要害也。」秦伐韓，軍於闕與，趙王令趙奢往救之，去邯鄲三十里，而令軍中曰：「有以軍事諫者死。」秦軍武安西，秦軍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皆震。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奢立斬之。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復益增壘。秦閒來，奢善食而遣之。閒以報秦，秦將大喜曰：「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闕與非趙地也。」奢旣遣秦閒，乃卷甲而趨，二日一夜至。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。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有一卒曰：「先據北山者勝。」奢使萬人據之。秦人來爭不得，奢因縱擊，大破之。闕與遂得解。」賈林曰：「敵途本近，我能迂之者，或以贏兵，或以小利，於他道誘之，使不得以軍爭赴也。」梅堯臣曰：「遠其途，誘以利，款之也；後其發，先其至，爭之也；能知此者，變迂轉害之謀也。」何氏曰：「迂途者，當行之途也。以分兵出奇，則當行之途，示以迂變，設勢以誘敵，令得小利，縻之。則出奇之兵，雖後發亦先至也。言爭利，須料迂直之勢，以出奇。故下云：『分合爲變，其疾如風。』是也。」張預曰：「形勢之地，爭得則勝。凡欲近爭便地，先引兵遠去，復

以小利啗敵，使彼不意我進。又貪我利，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，此所謂以迂爲直，以患爲利也。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，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，是也。能後發先至者，明於度數，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。」

故軍爭爲利，軍爭爲危。

通典作衆爭爲危，鄭友贊同按法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軍正作軍也

曹公曰：『善者則以利，不善者則以危。』杜佑曰：『善者則以利，不善者則以危也。』

言兩軍交爭，有所奪取，得之則利，失之則危也。」

據通典補

李筌曰：『夫軍者，將善則利，不善則危。』

杜牧曰：『善者，計度審也。』賈林曰：『我軍先至，得其便利之地，則爲利；彼敵先據其地，我三軍之衆，馳往爭之，則敵佚我勞，危之道也。』

梅堯臣曰：『軍爭之事，有利也，有危也。』又一本作軍爭爲利，衆爭爲危。」

何氏曰：『此又言出軍行師，驅三軍之衆，與敵人相角逐，以爭一日之勝，得之則爲利，失之則爲危，不可輕舉。』

張預曰：『智者爭之則爲利，庸人爭之則爲危；明者知迂直，愚者昧之，故也。』

舉軍而爭利，則不及；

原本舉作故誤，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贊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

曹公曰：『遲不及也。』杜佑曰：『遲不及也，舉軍悉行，爭赴其利，則道路悉不相逮。』

『李筌曰：『輜重行遲。』賈林曰：『行軍用師，必趨其利，遠近之勢不同，舉軍往爭其利，難以速至，可以潛設奇計，迂敵途程，敵不識我謀，則我先而敵後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舉軍中所有而行，則遲緩。』王皙曰：『以輜重故。』張預曰：『竭軍而前，則行緩而不能及利。』』

委軍而爭利，則輜重捐；

曹公曰：『置輜重，則恐捐棄也。』杜佑曰：『委置庫藏，輕師而行；若敵乘虛而來，抄絕其後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。』李筌曰：『委棄輜重，則軍資闕也。』杜牧曰：『舉一軍之物行，則重滯遲緩，不及於利。委棄輜重，輕兵前追，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。』賈林曰：『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委軍中所有而行，則輜重棄。』王皙同曹公註。何氏同杜佑註。張預曰：『委置重滯，輕兵獨進，則恐輜重爲敵所掠，故棄捐也。』』

是故卷甲而趨，通典趨下有
利字者衍日夜不處。

曹公曰：『不得休息罷也。』』

倍道兼行，百里而爭利，則擒三將軍。

杜佑曰：『若不慮上二事，欲從速疾，卷甲束仗，潛軍夜行。若敵知其情，邀而擊之，則

三軍之將，爲敵所擒也。若秦伯襲鄭，三帥皆獲，是也。』

勁者先，罷

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

者後，其法十一而至。

通典作十而一至

曹公曰：『百里而爭利，非也；三將軍皆以爲擒。』杜佑曰：『百里爭利，非也；三將軍

皆爲擒也。彊弱不復相待，卒十有一人至軍也。罷，音疲。』

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

李筌曰：『一日

行一百二十里，則爲倍道兼行；行若如此，則勁健者先到，疲者後至。軍健者少，疲者

多，且十人可一人先到，餘悉在後。以此遇敵，何三將軍不擒哉？魏武逐劉備，一日一

夜，行三百里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，不能穿魯縞，言無力也。是以有赤壁之敗，龐涓

追孫臏，死於馬陵，亦其義也。』杜牧曰：『此說未盡也。凡軍，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。

倍道兼行者再舍，晝夜不息，乃得百里。若如此爭利，衆疲倦，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

擒。其法什一而至者，不得已，必須爭利。凡十人中，擇一人最勁者先往；其餘者則令

繼後而往。萬人中先擇千人，平旦先至，其餘繼至；有巳午時至者，有未申時至者。各

得不竭其力，相續而至，與先往者，足得聲響相接，凡爭利，必是爭奪要害；雖千人守之，亦足以抗拒敵人，以待繼至者。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，竇建德十八萬衆，而不能前，此可知也。」陳皞曰：「杜說別是用兵一途，非什一而至之義也。蓋言百里爭利，勁者先，疲者後，十中得一而至，九皆疲困，一則勁者也。」賈林曰：「路遠人疲，奔馳力盡。如此，則我勞敵佚，被擊何疑？百里爭利，慎勿爲也。」梅堯臣曰：「軍日行三十里而舍，今乃晝夜不休，行百里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。何則？涉途既遠，勁者少，罷者多，十中得一至耳。三將軍者，三軍之帥也。」王皙曰：「罷，羸也；此言爭利之道，宜近不宜遠耳。夫衝風之衰，不能起毛羽；彊弩之末，不能穿魯縞。苟日夜兼行，百里趨利，縱使一分勁者能至，固已困乏矣。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，自當不戰而敗。故司馬宣王曰：『吾倍道兼行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。』」或曰：「趙奢亦卷甲而趨，二日一夜，卒勝秦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奢久并氣積力，增壘遣間，示怯以驕之，使秦不意其至。兵又堅，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。比秦聞之，又發兵至，非二三日不能也。能來，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，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，不勝其佚；且又投之險難，先據高陽。」

奇正相因，曷爲不勝哉？」何氏曰：「言三將出奇求利，委軍衆輜重，卷甲務速，若晝夜百里不息，則勁者能十至其一；我勞敵佚，敵衆我寡，擊之未必勝也。敗則三將俱擒，以此見武之深戒也。」張預曰：「卷甲，猶悉甲也；悉甲而進，謂輕重俱行也。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，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，晝夜不息爲兼行，言百里之遠，與人爭利，輕兵在前，輜重在後。人罷馬倦，渴者不得飲，饑者不得食，忽遇敵，則以勞對佚，以饑敵飽，又復首尾不相及，故三軍之師，必皆爲敵所擒。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。輕兵之中，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，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，沉重兵乎？何以知輕重俱行？下文云：『五十里而爭利，則半至。若止是輕兵，則一日行五十里，不爲遠也。焉有半至之理？』是必重兵偕行也。」

五十里而爭利，則蹶上將軍，其法半至。

通典半至上有以字

曹公曰：「蹶，猶挫也。」杜佑曰：「蹶，猶挫也；前軍之將，已爲敵所蹶敗。」李筌曰：「百里則十人一人至，五十里十人五人至，挫軍之威，不至擒也。言道近不至疲。」杜牧曰：「半至者，凡十人中，擇五人勁者先往也。」賈林曰：「上，猶先也。」梅堯臣曰：

『十中得五，猶遠不能勝。』王皙曰：『罷勞之患，滅於太平，止挫敗而已。』張預曰：『路不甚遠，十中五至，猶挫軍威，況百里乎？』暨上將，謂前軍先行也。或問曰：『唐太宗征宋金剛，一日一夜，行二百餘里，亦能克勝者，何也？』答曰：『此形同而勢異也。且金剛既敗，衆心已沮，迫而滅之，則河東立平。若其緩之，賊必生計，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，而力逐也。』孫子所陳爭利之法，蓋與此異矣。』

三十里而爭利，則三分之二至。

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

曹公曰：『道近至者多，故無死敗也。』杜佑曰：『道近則至者多，故不言死敗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』古者用師，日行三十里，步馳相須，今徒而趨利，三分之二至。』李筌曰：『近不疲也，故無死亡。』杜牧曰：『三十里內，凡十人中，可以六七人先往也。不言其法者，舉上文可知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道近至多，庶或有勝。』王皙曰：『計彼我之勢，宜須爭者，或亦當然，雖三分二至，蓋其精銳者之力，未至勞乏，不可決以爲敗，故不云其法也。』張預曰：『路近不疲，至者大半，不失行列之政，不絕人馬之力，庶幾可以爭勝。上三事，皆謂舉軍而爭利也。』

是故軍無輜重則亡，無糧食則亡，無委積則亡。

據通典
御覽補

曹公曰：『無此三者，亡之道也。』杜佑曰：『無此三者，亡之道也。委積，芻草之屬。』李筌曰：『無輜重者，闕所供也。袁紹有十萬之衆，魏武用荀攸計，焚燒紹輜重，而敗紹於官渡。無糧食者，雖有金城，不重於食也。夫子曰：「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故漢赤眉，百萬衆無食，而君臣面縛宜陽。是以善用兵者，先耕而後戰。無委積者，財乏闕也。漢高祖無關中，光武無河內，魏武無兗州，軍北身遁。豈能復振哉？』杜牧曰：『輜重者，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，財貨也。』陳皞曰：『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三者不可無，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。』王皙曰：『委積，謂薪鹽蔬材之屬；軍恃此三者以濟，不可輕離也。』張預曰：『無輜重，則器用不供；無糧食，則軍餉不足；無委積，則財貨不充，皆亡覆之道。此三者，謂委軍而爭利也。』

故不知諸侯之謀者，不能豫交；

曹公曰：『不知敵情，謀者不能結交也。』李筌曰：『豫備也；知敵之情，必備其交也。』杜牧曰：『非也。豫，先也；交，交兵也；言諸侯之謀，先須知之，然後可交兵合戰。若不

知其謀，固不可與交兵也。』陳皞曰：『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，卽不能預結外援。二說並通。』梅堯臣曰：『不知敵國之謀，則不能預交鄰國，以爲援助也。』張預曰：『先知諸侯之實情，然後可以結交。不知其謀，則恐翻覆爲患。其鄰國爲援，亦軍爭之事。故下文云，「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，爲衢地，」是也。』

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，不能行軍。

曹公曰：『高而崇者爲山，衆樹所聚者爲林，坑塹者爲險，一高一下者爲阻，水草漸洳者爲沮，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。不先知軍之所據，及山川之形者，則不能行師也。』

通典作坎者爲險，水草坑塹者爲沮，餘同。按此通典誤也。御覽塹作坎，與張預注同。

梅堯臣曰：『山林險阻之形，沮澤淖淖之所，必先審

知。』張預曰：『高而崇者爲山，衆木聚者爲林，坑坎者爲險，一高一下者爲阻，水草漸洳者爲沮，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。凡此地形，悉能知之，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。』

不用鄉導者，不能得地利。

通典無能字者，脫御覽導作道。

杜佑曰：『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，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。』李筌曰：『入敵境，恐

山川隘狹，地土泥濘，井泉不利。使人導之，以得地利。易曰：「卽鹿無虞。」則其義也。『杜牧曰：『管子曰：「凡兵，主者必先審知地圖，輶輶之險，濫車之水，名山通谷，經川陵陸，邱阜之所在，苴草木蒲葦之所茂，道里之遠近，城郭之大小，名邑廢邑，園殖之地，必盡知之。地形出入之相錯者，盡藏之，然後不失地利。」』衛公李靖曰：「凡是賊徒，好相掩襲。須擇勇敢之夫，選明察之士，兼使鄉導。」潛歷山林，密其聲，晦其跡，或刻爲獸足，而却履於中途；或上冠微禽，而幽伏於藁薄。然後傾耳以遠聽，竦目而深視，專智以奪事機，注心而視氣色。覩水痕，則知敵濟之早晚；觀樹動，則可辨來寇之驅馳。故烽火莫若謹而審，旌旗莫若齊而一。當罰必重而不欺，刑戮必嚴而不捨。敵之動靜，而我有備也；敵之機謀，而我先知也。』陳皞曰：「凡此地利，非用鄉人爲導引，則不能知地利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「凡邱陵原衍之向背，城邑道路之迂直，非人引導，不能得也。』何氏曰：「鄉導略曰：「從禽者，若無山虞之官，度其形勢之可否，則徒入於林中，終不能獲鹿矣。出征者，若無彼鄉之人，導其道路之迂直，則雖至於境外，終不能獲寇矣。」夫以奉辭致討，趨未歷之地，聲教未通，音驛所絕，深入其

阻，不亦艱哉！我孤軍以往，彼密嚴而待，客主之勢，已相遠矣。況其專任詭譎，多方以誤我，苟不計而直進，冒危而長驅，躋險則有壅決之害，醉行則有暴來之鬪，夜止則有虛驚之憂。倉卒無備，落其彀中，是乃擁熊虎之師，自投於死地，又安能摩逆壘，蕩狡穴乎？故敵國之山川，陵陸邱阜，可以設險者，林木蒲葦茂草，可以隱藏者，道里之遠近，城郭之大小，邑落之寬狹，田壤之肥瘠，溝渠之深淺，蓄積之豐約，卒乘之衆寡，器械之堅脆，必能盡知之，則虜在目中，不足擒也。昔張騫嘗使大夏，留匈奴中久，導軍知利，善水草處，其軍得以無饑渴，茲亦能獲其便利也。凡用鄉導，或軍行虜獲其人，須防賊謀陰持姦計，爲其誘誤，必在鑒其色，察其情，參驗數人之言，始終如一，乃可爲準。厚其頒賞，使之懷恩；豐其家室，使之係心。卽爲吾人，當無翻覆。然不如素畜堪用者，但能諳練行途，不必主人，亦可任也。仍選腹心智勇之士，挾而偕往，則巨細必審，指蹤無失矣。『張預曰：『山川之夷險，道路之迂直，必用鄉人引而導之，乃可知其所利而事勝。』吳伐魯，鄆人導之以克武城，是也。』

故兵以詐立，